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藝舟雙楫

(二)

包世臣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 舟 雙 楫

(二)

包世臣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楫雙舟藝
冊二
著臣世包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NI CHOU SHUANG TSIEH
By
PAO SHIH CH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藝舟雙楫第二冊目錄

論文四

張童子傳 嘉慶癸亥	一
畢成之墓志 丁卯	二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道光丙戌	三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癸巳	七
與陳孝廉金城書 癸巳	八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壬辰	一〇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戊子	一一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己丑	一三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己丑	一四
皇敕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壬辰	一六
翟秀才傳 甲辰	二〇

論書一

述書上嘉慶丁丑.....二一

述書中丁丑.....二四

述書下戊寅.....二六

歷下筆譚己卯.....二八

後附四則.....三二

與金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三三

論書十二絕句己卯.....三四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三六

答熙載九問辛卯.....四一

答三子問辛卯.....四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四八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五〇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五一

題隋誌拓本丁丑.....五二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五三

自跋草書答十二問 壬辰	五三
十七帖疏證 癸巳	五五
與吳熙載書 癸巳	六三
書黃修存藏宋楊廟堂碑後 癸巳	六四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 癸巳	六四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 癸巳	六六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幃字爲四言詩卷後 甲午	六六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 癸卯	六七
記兩筆工語 嘉慶戊寅	六八
記兩棒師語 戊寅	六九
完白山人傳 嘉慶丙寅	七二
刪定吳郡書譜序 道光壬辰	七五
補遺(據翠琅玕館本)	
雜詩示十九弟季懷	一
贈山陽吳生瑣	一
邵生碣文	一

藝舟雙楫 目錄二

四

張尙平傳

四

藝舟雙楫

論文四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傳，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請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子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子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子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徧。童子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必便自明其義。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卽所謂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爲輔佐，友不如己，卽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又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卽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連下文爲句。旣叶韻，又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

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以有天下矣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計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何以尙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爲遲乎雪霽別去而次年童子遂殤於痘後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惲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治讐麋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也予成童後誦過秦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次爲傳以傳其略不敢私爲己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畢成之墓志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縣學生員其先歛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氏既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於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遠遊母氏故通史家言於兩漢事尤熟卽自課君君以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於有司所觀之營毀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日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廢酬酢以是君益羸余以

壬戌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間。君嘗從余問詩法。而所作顧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健。無近世聞人雜亂差濇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鹽政。君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視友人疾。君出門。即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泰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泰州。阻風孔家涵。仿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寞甚。日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既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舉被摩其膺。尙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澈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頗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輯五字覲之縣學生 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

父良棻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安徽寧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寧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郎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二子何佶以詩任城文賅以書著聲開寶間於宋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於涇因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十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床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敷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於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於江寧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

二世父縣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几席。以故年過成童。中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子攜君同游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於斯世。奔走食力。給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家法。中葉衰邁。吾弟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公格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至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譬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話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君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其實穿馳聘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見爲耳目之廣。探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詩故。於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類。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鬻以徼名利。君旅居

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率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闌入中岳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辭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惰廢皆執禮於師友之間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爲百年巨手而謂仁和解自珍定庵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於制義推盧龍蔣第次竹於書推懷甯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寧戴氏唯憑臆爲疵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寧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頤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韓龍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毫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焚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生死

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鮐背拊髀。黃口扶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舅世臣拔淚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師孫君之遺命。泣涕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脚氣。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千里外。斯亦舉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文於包君。使吾名得附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喪事。用敢將吾師之末命。又曰。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卽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手卽得其示。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他日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

喪不飲酒食肉。不居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今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詳備有要。其所受於師可知也。余旣感孫君自託之誠。又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侯。當敵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正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略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三卷。小學輯記。近思錄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某。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櫬升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洎得見。又聞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悽惋。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績在輿誦。年政七十。孫君纔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絀。是以雖傾蓋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四十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卽足下萬里奔會師葬。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因陋殫思。譔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備。別後釋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答。而舟已遽發。故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遠在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編也。妻與子女。于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備補填。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闡宋諸編。自係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汙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真詮。孫君書故未見。然曾略聞緒論。卽校子韻疏證數事。其深於漢學可知。由宋歸漢。關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也。通經略一書。最有裨於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稗販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付頽波。足下以高第弟子。所望必竟盛業。較復齋通解尤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既。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章布傳文既罕。傳而盛者則尤罕。良以枝葉單寒。難成蔭實。近世閒人。唯侯魏身俱不達。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龐氣茶。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滅。是其傳否。正未可知。况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貧賸無五噫之謠。握管無雌伏之歎。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